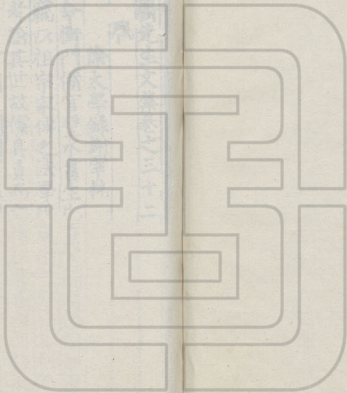


文 257.756

35.2



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

官運官天光從承竟於幾負狂狂
使於此遠知有他引而置之為紳先生之林然而付之規雅
聲者之者遠矣可欲宜惟制推本自是以者上以固
遠也小已以無謂也為最以之重封公朝有以味
陳也治也也一區其也下也也上

正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取

除太學錄謝宰執

拜命衡門備官壁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儻具員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繇水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濶於事情豈敢覬觎於管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為貧往教遐邦祇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違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惟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己以無稱報為憂於較之重輕公朝有被踈賤之美徒抱私誼重違遠模某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頽俗杜



絕倖門每於斯道寂寞希濶之中鬱有前輩扶持興起之念
與其妙選以得孰若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矣
俾九賢亦叨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牆愛博願悉
畧其奔走伺候之文農焉庶少盡於兩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譯最于學爵命自天 推高旁觀嗟異且取士必多
其節日而後進而授官亦 歲月以為勞雖哀然舉首之
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 從於 覆禮又為之持加即
賜恩綸遽分師席某官以 之考校中雋之功因難見奇
九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 金而不昏某究觀當今科第
隄防之詳 寵光度越之 感尚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

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
一方之晉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沉潜高明而
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長隱若敵國事
有關於消長身不顯於是非俸遇入情之未嘗徐圖天意之
自定勳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
爰拜寇丁之爭韓忠獻之獨留康定式並范富之歸蓋堂夷
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徵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
化元一定國是肅 羣 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
之砥柱某適與走趨之 在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
之游輝光自近孰令在 之數言壤攸同暄冷禾齊
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 太和

與福建崇運副

風憲一臺

歸于正堂

復與駝載惟幸會之深莫

俞忻愉之至委官刑於太 老成莫刑挺松栢而後凋抱圭
璋而不琢承宣淮右 之言入觀明 嘗建父長之

策所以不 推愛爰命 嘗中於機會薄物細
故不登於簡書眷言其 之可莫若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

愆之任則無服讒鬼惡之 諷方平之遺發大臣 景仁深陳
其非是邢惡之追躬往事 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殿

寥俾善類之安輯意已 俗難異言其既嚮昔之依仁矧
繼今而受令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敦豈
云屬吏之儀其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大雅
議論援乎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之筆行餘輝映
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教語名家非虛請子之末皮是宜次元

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温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間樂易
宜民貞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十州小乘
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越在邊陲有
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強壯匪多才賦甚拙
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
不終克方剖竹合符之始采切凌競惟甘棠所羨之餘高嗒
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迺以諸
生未為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其官以大雅之英得中書
之學政彼君老淒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謂於今
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永惟衡嶽以南荆州之鎮荒地弗治
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惠此湖廣之賦孰為二者之

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樸散亦預
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
事爰從初良有後憂
未知安仰 緣幸會忽過所
圖逝將聽養效以自寬抑
分守而不敢 憐拙學之由
求從政之長庶俾愚蹤
識之致

荅楊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閒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
翰良慰面牆某官以湖海之豪澹
之譽歸淵源之實學
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帆不作積薪之嘆功收百戰益知將
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永惟蒼郡粵自熙朝
與計借者間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
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清流之望 其弟友迪以多聞固假
守之惠先亦 居之嘉賓
再式庶幾多千木之風微市

所容奚上問至公之道

荅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哀悰之不敢喜於既
見誠無異於菁莪之詩悵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嘆某官
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藉甚縉紳之譽猶次而
進宜在衮衣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為青青衿佩之伍雖名
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而嗚嗚堪乘障聞風而悅迺
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
磋之不聞儻未稔官尚可及橫經之日庶其問政辛毋如傾
蓋之初

荅桂楊王教授益祥

內交述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聘勤斯覓見相先之誼未知所
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邁往不群之氣

見於嘗試已効之間露學校之一班輒先課景對闕庭者千
數獨以昌言即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
依賢乘障實難面壻是懼事多踰度孰如既見之詳李亦空
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以迪微明戴冕正始之首殊識
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荅桂楊吳瞻軍裝

思先生之不見雅有典刊以平昔之所聞今為僚及方將分
半席之共事 貽明箴之過嫌雖以自寬未知所報某官
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徵麓再傳之緒指顧而定
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人
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為堯庫之官張此風之缺然得五黨
而幸甚矧惟乘障夏在面壻撥煩攸難寡過則未事皆踰屐
說如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功奚止納

交以先辱之勤斯知端端之適止可與共學儻惟當事洙泗
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為越魏之老行以為請言不能宜

桂陽謝啟

起家為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玉屑皆
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器則
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叅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
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匪
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母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于茲曾
莫窺其愷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踈愚尤所幸苦
雖嘗試之不効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効
儻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九同銜徽之盟悉

仰皇華之莊迺如獨喜則倍群瞻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
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躔已遍儀於清
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派當自三蘇而至此
是宜次元鳥生民之頌薦園丘清朝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
月逕馳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為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
加嘆萬里來歸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秉言
之有味推之在昔多稼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為海內之禍
某以空疎之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牆所憂末路孰謂賞緣
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
而頓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之
白髮奔走學 永惟修敬之 併誦厲心之久儻辱以書生
之故不宣 若責其 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壻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問政之有弊爰修使
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
擅圭璋顯甲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上廟朝
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之化方當締核尤重
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况江亭遺詠某君
寔王佐之才且掛岸瞻言刺史有嚴師之具永惟自昔是用
煩公將暮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疎末學
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墻是懼譬諸封植固欣依松柏之高
正使裸身猶慙扇珠玉之側佇誨言之惟服儻百謗之可逃
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尚徃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達

一星于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迥同與國之盟即
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言不能宣某官學本

六經才蕪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來不數
東州之華行越在外服竟無稟言宣勞蓋自於青衫養望殆
樂於白髮陞華延閣蓋歸西省之班服長淮延掌北門之
管胡然自詭復此避征名湖嶺之間用意市朝之外令人
高仰舉世誰如看某者疋吝之餘空踈如故胥乘墮塵羣
面牆不圖稚故之交而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
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絲隙地之過薄叙小邦之懷
勝間於齊楚之間感衷則異江別為滄浪之水源委彼同楸
名之初歸德滿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二周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曩
爾桂陽已非古郡析柵置縣與廣為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
刺史之所不容三版壞處知華之高而其君視大國之孤嘗

因壁記以逆觀自升軍額而枚叢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
善狀為誰繞一二人而已間或收効於毫髮嘗嘗掛名於齒
牙未有當路為之同辭判章至於專達越在它邦之上突如
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岳發績於僉言以見公
春秋予人至特嘗以為賞儻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
某者才不逮中學非意用早嘗困於鈇輟晚但謀於稻粱豈
謂誤恩遽叨假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束
拘儒之見徒動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
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上以無繇惟有再三乞憐庶幾萬
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為己乃不然竟以拙誠
而見錄某官當今先進薄海達尊覆篋諸生不遺餘力扶持
斯道如有隱憂於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
曲將如萬折之必衷迨其既乎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

亦被既明其非不以難深知益堅晚操易非其獲幸而轉敗
以為功歸繁當務以退而為進

與湖南沈安撫樞

大邦群屏養言衛獄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
豐群聽已乎連十國以相數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大雅
膏代達尊風派蓋接於前聞緒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嚴
繁綺里之衣冠入忽為危閱盡程公之賓客維三已而何溫
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况民庸之愈偉曾物望
之誰如彌冰東嘉樂盛間而可數指麾鄂登寂井電以無諱
爰遣陟於西清尚米宣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寂之矣違撥
以比年宜召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選征某甚夫面牆於
焉乘障善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使宜或求拘儒之見
徒動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遇有萬間之庇顧惟列

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踏生膏近侯之色笑其為致
實信等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啓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胥陟上公宗社寵嘉華夷震疊共惟某官才
足以緝熙於天經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秉國鈞獨行儒術
許身家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父要平生之友至
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自任遭時
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入明九變之憂惠以其難
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
焉舊學未常入摠於百官都侯之為崇臣蓋亦借煩於四皓
孰與早翔儲闈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
於以定先王之禮獨詣昌運度越前聞水惟載籍以來
鮮出動勞之不如亦者不足比數晨蒙保持每 綸告之四

記喜福等夷而百倍况每恭謝燕有周南留之詞而迄值
可嘉在汚水朝之數轉因賀牘併叙感愴懷之私數宣
同既

賀留石相

恭審漢揚大城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共
輝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德兼
最羨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貴群儒無程氏蘇臣之辨若論行
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厥直於甘泉亦既見思於
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
采永惟論相粵若淳熙再印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
必詳試而為真率以序禮誰其特起召從帥閩謂見大夫之
無人權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許謨驚耳續用謁於遂蘇
國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下而見用世曰宜

哉公不以日月而為勞事造類此矧爵壽皇之馬路欲傳
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托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
社稷之臣廊廟為之免輝華夷為之震疊其嘗瞻英表及聽
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馬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恭政

召從外間入告嘉猷擢實上宗晉祚大政共惟某官受天間
氣為世宗工學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每陪
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小人之
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宰事
蓋冊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闕然世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
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曠昔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廢曆
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為元祐清明亦劉呂諸公之故徒以行
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達矧爵壽皇之

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會
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可謂非常之寄托又將
之心泰道方亨宜上體明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
私衷

賀會同知

大覽之數元樞仗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其官天
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于周不
忘平生之久要至於善職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魏欲然
之資養其過孟賁遠夫之氣利感而不動位尊而彌恭與人
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之仁孟賁或
以一長而過人而公廼兼衆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穩乎師言
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吃甘盤之為舊學初無
說命之三篇鄭侯之為宗臣亦藉嵩山之四皓未有早朝請

關之正晚陪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籍解體必有非常之報
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
慚非士君子之倫哉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觀堂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
庇福履攸同屬乘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其官當今先進
薄海今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主德既
肇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社九在具依之列咸輸
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鴈叨勞之野定應入駢騁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閱勞使指三朝圖籍越會王正連十國以蒙休弄
一談而稱慶某官達真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蘇風
氣尚想於王謝道關交泰既上當君子之亨義取觀願宜明

享聖人之養事新歲律茂介春祺景最被深知尤慶善頌越
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繇幸為諸生將藝業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掌教

旌之邊瑣界以使華已弗理於卑域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
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蕞爾桂揚介於湖嶺中興至此
九六十載之間善治為誰纒一二人而已率皆文次然後序
邇末有輒為當路之躡越在它邦之上重念某疎愚如故衰
惰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濶初無文具
之可觀或有使宜正恐官謗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
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始但虞小帶百顛於盈滿之餘以寵
為驚未知所將共官而亮二聖軼赫首工秉國之鈞目具瞻
而下逮使入以器嘗易事而無容故所甄收及於微陋某敢
不更聖晚節上雖深知平易近民以得明於隆指勅勞安宅

廢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誰為嗣掌刑嘗受察以公暇
而同弁竟復蒙成荷于文之必生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
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公於殊奎而同歸正始之音
可以一唱而三嘆所宜路門委譁詞掇敷言可使書生不立
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而停驂姑自
揔銓而寄政某最為晚出辱在後陳周雅釋三偶值勞還之
日蕭規畫一遂為代匱之人敢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為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之如
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吾君
舊學如周保傳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昇于中權之寄自

其分閭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莽藿不採三江彭蠡舳艫相衝
九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禹粵若藩宣之衆矣誰如威望
之歸然雖二老盡歸而此豈文居之地然一變已足則他皆
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為稽滌濫分符竹方恐噴言之未免
豈期彙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備聯事之數自知其審
公論 謂何與文子以同弁詎敢衡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疑
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幸會

交劄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心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年高德邵
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
在中流正虛當守之懷聊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之思舊學
死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興之分國如公聞望視古等夷方兩

地之關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遊曩久聯事吳堪以乘障之
未能而察州之豈易亡專對四方之具自視歉然惟元戎十
乘之侈願安承教

交劄謝張運判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特達之資
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聞老成典刑非
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守之懷
暫借外臺之重自其珥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
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
仁則可聯事吳堪雖驟乘以甚榮而面牆之加懼不能專對
况詢謀差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諍多聞三益之助

答郴州丁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况從事獨
賢抑柰何而倒植有來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
之望蓋大雅典刑之位屬將中興勳業以為期定交學者之
初登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畧同屬茲兩郡之彫然重
以比年之歎甚動有契濶相為隱憂滿紙細書几欲言之必
盡汎舟相繼靡為患之不周專從督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
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夜窮念安得廣藻以兼治胡
然課最顧廼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
謂我宣勞而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
之喜至如將毋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固既

荅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新音若德鄰嘗
有心於推轂學來譙問益感表察宜官大雅不群成功可紀

本其素履有嗟乎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治第爾牛刀之戲
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甚
者學非選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令
不敏亦幸苟安鄙以下而無識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
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遜為望
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宰旒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揖即湖陰夫人以引去為高
吾黨以留行為幸矧如聯事者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字
定而光葢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派以國風雅頌之文奄
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偏抽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
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倦游然重遠於追實求惟先
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

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歸然門戶之
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遐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
不乏故國世臣之謂舍此安歸某空疎如初哀憤已甚自別
備門之後浸亡當世之交曾謂盡簪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
之故人其謂何乃有采三益之期天實為此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啓

吞玉簽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
往來之游談否則矧謹將以成大顧此道之不作當古人
而與求某官學足以達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說斷以
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
論之流嘗試緒餘爵為舉首况廼占五緯蓋荊州分野之祥
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
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為時生曾謂陳人
可堪華問某方恨盡簪之無所不圖衆傳之有期先之報章
行矣拜况頌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藏恐不俟駕車已繫
吾人之消長

荅長沙宋知縣謝解

譽處甚休計諧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賢
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招採之
公甚於聲譽之薰採所思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
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為利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學
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行士無知己固宜連枉於有司
人亦昧天豈能厚誣於君子矧如門戶屬以弟兄蓋嘗聞乾
道千佛之經而未繼天 三人之選惜者有日意其在茲某
偶因來傳之來遂託 之舊喜於善類上賢敢再拜之書
夏在療官無直諒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慘別吳門木知後會米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藁之初祭
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士

風流蘊藉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華要之路過家上
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為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齋廟
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陶草於園扉則
人自不克安得弄兵之赤子少屈以此端歸有期某嘗託下
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毋
疾驅之詔

荅諸郡賀冬

十國為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
慶某官以縉紳先生之望為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
耶於永譽天惟茂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考之聞即對造
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
占以為剛自外來為主於內之應

與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如胥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丈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曹乘於毅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蓋簪遙想朋來之頌燕毛序齒宜端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迺如胥慶矧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童計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曹乘於毅旦將戍對於龍光某偶托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駉致憶別之雙魚所奠工歌聽勞選之四杜

峇州丁字

見面未見心昔尚牽於致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戚休水

世道之相遠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即杯酒以相譬借曰故人曾歸袍之足戀執有惟鄭之厚見於方事之毅况復變成遠先濫賞么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為貪之風人得謂何蓋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迺是持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在末見人皆多季布之賢徇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謙之已過謂竊謂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來謝初非求安世之名好以事為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无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之辨而又養以靜重遂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職蓋啓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

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邊政惟衆允制簡有明之始方
須是正之賢譬咨百工誰克堪弄中之選孤立一意公素有
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聳群聽行述百年之靈迹辨三事之
班某辱在下風頓髮異顧雖上體明亡之義不敢自言至壽
叨器仗之恩敢忘歸德

賈林登院是

元奉息輪進司風憲方林蘭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煩
暫曾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謬然某官薄海令名當今大雅
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首無偏之操而發於謙
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水惟國執發重臺綱何近
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風譬咨
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所階群聽無譁某辱下交儀
裝與爾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恭道方寸宜上體明亡

之義

徐選判與交代傳提舉伯壽

德頤周行辱以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析道舊之有期
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進肯來某官學優古人文妙
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惟頌之音奄有衆
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徇巨室之箴分治天官之目爰方
鄉用胡乃倦游水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在寔之七
忠孝奕世莫感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七方太息公
已歸某深曠之餘覆設何幸况尚縣於小事而近託於下
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看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室訖蒙
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兩望

謝宰執

擢居刺舉方忝做司執界

安所郡固已見大造保全之

意或者資晚學堂試之傑伏念某無道茫然涉世疎其意惟
竊祿以為暮年飽粥之計勢可投閑庶遂平生喜現之樂嘗
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來之體分符
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州於建明何有矧今漕事絕
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流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
所當取之名中與以未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况地控湖嶺
俗雜民強正須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裔如無以深恐不
勝某官盛德愈恭屈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
之勞以其習於民間或得利害慶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資生
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邊鄙不登雖無軍旅之興之憂
銜謬其竟戾免煩難見短之責

謝侍從

備數監臨缺然補報陸革覬運亡不自安請惟石字之由端

有裏言之助伏念某庸跡已甚迂濶奚堪少所為澄天之謀
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錄於宗工遂克州縣之
勞浸陞於臚仕今已過望他無覲心允其攝祿以妨賢持以
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之恩所恨罷驚終乏風沙
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為江漢之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
在辯護則有遲鈍不及專之慮諠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
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為懼某
官言為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
乃如愛蓄尤切吹噓甚敢不知所感與勉其偷惰雖無補秋
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己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穀旦液止崇臺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俗
已來宣周隲之勞先聲所孚群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軀受

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纆宜雲笥之可上高分半竹胡州縣
之徒勞蓋 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
典獄俾洽平累政之深仁問平反幾何人豈持庭闈之喜得
參錯十數軍當知江漢之寧其阻自 車欲馳聘介以浙東
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符今當取法

賀留左相

手號昕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兵惟其官德盛而
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君以忠在
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壞群而無智
名家窮倖屈而無德色燕及幽隱冀為豐饒予以成正始之
風予以谷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之求夷政前
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迺如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非舉世
翕然惟公宜此其尊知嚴厚頌美尤勤况未免於馳驅尚有

煩於頽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
傳或托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乎群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中
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為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
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衆大政益展壯猷苟利公
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予以成正始之
風予以谷重華之音爰被便蕃之寵進車省密之司聞之師
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曰柄臣而大尉為石丞相
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行聽文德之麻以祚中興之
運某辱知嚴厚頌美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頽恤雖
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
不朽

賀胡參政

擢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
實大而聲聞高友其人皆前修之輩行寧君以道心平昔之
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豈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遂夾
輔於昌期而况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元祐之
休雍衛兩公獨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門學知今日之訐諂
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群陰於將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
流則在公身尤闢世道某側聞浪蕩倍激懦衷雖深知久要
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敢有懷未免於感興者矣無
能所恨不堪於驛使

賀立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俾望昭
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効益出楮餘

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允所建白色動冕旒立皆施
行功在宗廟別是遠交之好誰知專達之才豈煩使之徒云
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以此勞還屬省禁之缺員宜周行
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
不意徑從絕域逐危甘泉以膺簡之彌勤非茂曹之可久某
受知最厚替喜實多公論不誣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
惟行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鑿順動舜禹交歡鏤玉崇成姜注膏慶宣惟元子對越昌
期且膺萬福之同允獨一陽之始共惟 皇太子大王仁由天
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聞六藝兩垂豐疊
之聰惟育德以彌新將以剛而俱長衰時丕祉為國元良某
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

更玩震亨之修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手書

與王德清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玩一別輒數年
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
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怡釋耳某還家
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亦有緒左氏課日趣
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
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未繫河先儒
固曰運道三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
河則以為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裝擢咽喉級轉輸之法不以
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實誼云漢都長安而以
淮南為奉致輸非是豈保之見略與古準牧誓千夫

長百夫長之下 言庸蜀羌髻微盧彭濮諸國何也 丘氏謂蠻軍不陳蓋無預於三軍 之以待令者也 杜氏於春秋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 今 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穎祕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 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欵法出則減價集欵則增價余也是非常平乎自蘇氏以出其欵法為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等而不知糞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欵是也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土官賢校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求地耳凡此其牧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萬民九職 諸侯九貢各

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斂亦其租之所在也

吞補叔昌

周禮妄意孰讀豈敢言它委訪網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官衛分領充祿衛尉府藏分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皆為私錢之屬王后世子各養於寘官謁者奄官亦散正局此紐一解未易操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夫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閩官制幸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父直

寡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儻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人之後蓋謂之貢倍不可就見况敢望其即我哉未京郡足下獨造窮巷夜 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

叙其簡牘不以記
能得之於其門
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誼當世
君子也蓋聞
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
王道之行壹
之為比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息士
於其公貴家
蓋為
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
無治不可得也夫一
而閔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
足下之私為
德不有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為
患也罷尤之未
戒今之不趨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
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吞將以成具人之賢多而陰
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為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
禮其擇擇曰
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誌仲書極欲知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鄰大客山

國庶得淡中之脫事水色過尋下良田饑饉安之飯之粗足
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冰添解去無由爾比來新昌亦欲
漸與人跡稍回觀策自蠶督視家居良為未便然每念呂后
劉歆輩視張子房楊子雲真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
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子貢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
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
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謹勿為劉呂輩以
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林酌間甚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
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筆
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付
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為天下賀薄書之勞非所以涸儒者比

米穀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 私用慰釋雖然百九元書
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
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從縣請祠為禮率直如聞朝
論頗不相然憂符往至殆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
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
評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為祭酒僅及家易賈劉大者
王詹事皆竟不瘳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
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來所得
師友亦次第散散如此劇用無膠漆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
御僕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覆之辭直下
硬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隆教一一具報後許遵報書
亦嘗略布淺漏以承是正頃今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為之歎

然律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為之意為請始言經無效
許薄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畏順正自是天資頑頓
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為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
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
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為盡在是端
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扣擊
臨紙悵悵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輟略去世
俗相贊爾語託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真虛
受我耶逝將與君語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莫不
悅諱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志越期年足

下果復携書已來且以先君子苜蓿之奇之遺藁與其季氏
所為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
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
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
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
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乎而惡繁
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造於用矣
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
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
乎宜一見顏色遂向已决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
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則
啞無以自表見卒然過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
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

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
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
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
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異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
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
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慈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
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
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飾以俟

與鄉守曹仲躬

瑞安脚刺錢知蒙口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
千里無蓋傳聞尚悉翰往年夏秋租將絲省符抑漕徵也如
漕徵度惟深仁必有以己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
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豈不如勿倚閣也明道先

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為
致意則雖微惠猶無害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
敢爾喋喋不以為僭易將博訪所以為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
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
長代者並罷紹聖復舊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保正長
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
丁徃徃與保正長並行不厭然其所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
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
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
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
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

時時以縣司他引追條強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
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譴訶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
為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
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
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徃徃見察幸肯與之游
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
臺評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
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群衆妄出已見論
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迴欲舍几筵
之奉從我于寂寥豈非益其疾乎息除休影已出下蒙定下
願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懲又當蒙亮悉然

尊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

杏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薦魚飯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家數百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間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慮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虛美其市朝固有制美士之子恒為士不敢捨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聞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

頌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講研身不重鄉貴以此得入而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後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度牒而隱逸之路塞嚴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偏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續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悔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亡之抑溫監闕恐非人事也

吞朱文昭

書問禱疎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卷之不亦足摺釋彼所貶字帖具審所論譏不少其意若欲讀其書之緒又極折快未得即觀遙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却

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觸者函并思於故人共論此往往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口

看作墓又迫蕃叟弟堯先叔匆匆端歸疲頓不少且復付養

幾時或能乘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援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群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若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衰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後率多喜功自見且不肯廢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者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作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古喪禮也蘇氏引之示富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嘗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吾遽舜永

下論律學極見詳博所欲看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穿前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具間盛衰何可勿道連突諸賢豎立之義

興去年粉飾上已過獨慨然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生亦就類皆擬擬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永則講求廢隆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爲不足學也

吾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耒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它親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間居頂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孟契未知會期願言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親讀見得隱相以前倍文之際衣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別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為傳文無虛獲優游不迫而意已寓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

史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為未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于
春草當奉約矣

家思守壘文游借譽之力多矣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餘
貫跡亦於所當報已一一括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
一疑也若今年了比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
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空銘疏
說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
一娛不足為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
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連之不統
與歷年多屢未見着落春秋同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說史
見義以五霸為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
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

周亡而秦漢出矣其大略若夫精神非面莫究六史公書
又以撰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
而不敢比假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
講其指

讀史記甚喜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復麟以後孟荀推尊
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立伯伏
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
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

戴德毛萇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書為一削其
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諒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
遷卒家學乃盡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
董仲舒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
融液九派萃為一篇駢駁雜論始五帝終見此書於其誠五

歸云再讀信樓神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較迥時時見於
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
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回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必
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淫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
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
後世常欲落筆少撥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
諸友為遺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復月足以奉令替
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首末向社幸
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手書

谷黃又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火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
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為商畿甸近服者皆命
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
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大山也其餘地廣不得為邶鄘衛明
甚三監誅廢音循始皆為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管空置
夫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授之
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沔
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夫
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會鄘
持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如

無死紀及其受命恩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
曾鄒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
以燕終風以邯鄲管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域不見於
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封域不見於經傳何獨邯鄲
是不足感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
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
大相維其德國皆大國也故案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
外之差案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為
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
一服為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不
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
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

之說至於改定經又以七伯為十一伯之類臆史彌甚數
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徒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
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耳蓋周未有爵為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虞首為天
子三公而周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九邦國二
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國之
多寡以是準九為侯伯女過十二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
經傳晉為甸侯曹為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顯史在邦域斷無
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為千八百
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費全
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為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

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志
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為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尋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撥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輩行
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
未及與晦菴游講求餘論如入一身血氣漏枯以是膠漆未
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
數數其間以辭害意夫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
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孰復致過不知幾年間更有
一番如此議論甚感甚感然朱文占得地致平正有以逸待
勞之氣老兄跳跟號呼排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論他
一著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
有理以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王作工夫功有邊成

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祖
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聖人之力可以
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
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就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
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
安也以兄之奇偉遠不如樂毅論之迂濶朱文之正大遠
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訓乎且朱文便謂兄貶
抑三代而兄以朱文使五百年開成大空開至於其間頗近
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菴言
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間病者幾殆凡事盡廢蔡真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
能自強也瞻仰嘆故何可將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真候萬
福懽懽之至各年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聚頭又

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
拈撥。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交朋捧
之。過近來。衰情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未嘗
方以為謀進。豈以為尚妄。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攔撲
不破。吾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過隨于。敗闕。只是侵
砌。闕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
得。浸長老子。柱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悉方弟
所當言。讀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然當得。錯
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面捧之語。不應。馮在紙上。
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
生。胡。亂。摸。畫。而。元。晦。亦。趕。越。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
修辭之難。而轉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
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

切與音仰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
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三七分功用。却
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位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
堅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意直不
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忘
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驢過。立。若。弟
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
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塔入館。繼以遷徒。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之。提
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不無着刀。虛信與老
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于約來。言事已明白。不陸小人
弄中。盡室驚。喜。嗟乎。惟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過則
亦已矣。問巷。蠅。蟲。之徒。時欲置之罪。若非朝家。以不殺士

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

放手生事耶兄當不易乞禍

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田今觀

之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况朋友禍世

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者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呼冤呼苦

與坐視者無異即如老兄負謗屬累奔走鄉曲之急且是枉

却舉此兩端方服前箴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

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

勢非尚然也老兄數年以求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

朝學者鞭撻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

看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二浙西別業稍有

倫序漸為撐紳之計尤所願望其腐生之說雖可厭導然不

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

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羨是將輸之節

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錢以上名與你省而州郡之闕

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歲

富於外壘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是盡歸公上而漕失

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祖宗所以懲遷南北均調內外

之道缺矣台座以睿明之望簡自聖裁界以總輪之寄豈與

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投者同日語哉講究願未還之國初不

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

留意章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奉腐敦之談輒申前車狀

紙借越是懼

卷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闊淡然詩律更富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

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礪乎事業奮發于文章飽古之大久未有不熟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卷讀而後心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儉能惠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湯其老矣所親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藁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蓋要圖藥如米論也書譜又辱為之叙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章未曾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游誠之恨未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丈為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歎子雲既與之處若下人不

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陸文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疑滯非陸文不能割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如沐浴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主角此是大患知者向沉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為利為利者負國沉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攪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氏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耻事

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英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其所為懼于齊勿以為疎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社門以來大覺不然于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夷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慚於東坡以溫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晦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懿仲二

某九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閑居士友團圓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行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與賣不明等事蓋村耆耳唯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逋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劃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臧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

淮向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林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拈出此活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兄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歉忤承命重為不敏其衰
惰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
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閔
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
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
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其盛
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充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
前輩所嘆也方今兇革傳寫一本且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
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字簡述示吳門書畫
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閭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
過心得溫厚爾雅之言以發其末則吾輩行願足下其
入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日新其德而克己以之使木木方此而竹木一葉一不與草
情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足推選以可者而北之際義例
為是且下聞其然不主矣又將舉洛頌方備三卷其井入例
其窮以此存字之耶感其
中舉之甚而其亡以六

